

一个容易上瘾的人

孙道荣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很容易上瘾的人。

烟抽了二十多年，早上瘾了。其间戒过两次，有一次甚至戒了整整3年，以为大功告成，却在同事的婚礼上，因为一根香烟，又复抽了。

对酒也有瘾。烟酒不分家嘛，这两兄弟，我都没能抗拒住它们的诱惑。我知道它们对身体的伤害，但仍然不能自拔地成瘾了。更多的东西，是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的危害，而为其诱惑，终而成瘾。

比如手机。刚有手机那会儿，主要是打打电话，纯粹的通讯工具，话费又贵，没瘾，也不敢有瘾。后来手机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多，慢慢就上瘾了。睡觉前，不翻翻手机，睡不着；早晨醒了，第一件事，也是打开手机，看看新闻，在朋友圈转转，然后才披衣起床；以前不认识路，问人，现在问手机，导航；以前家里少什么东西，就去逛商场，现在逛淘宝，买了无数并不需要或非急需的物品，成了剁手党；有了微信后，也恶俗地晒晒晒了，还到处点赞，也不知道赞的到底是什么。偶尔出门忘带手机了，或者手机没电了，顿觉六神无主，魂不守舍，仿佛世界末日到了。



被朋友拉去打了几次牌，又上瘾了，以致三日不摸牌，立感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而每次打完牌，半夜回家的路上，又觉无聊之极，白白耗费了生命，因而懊丧不已，决心再不回牌桌了。可是，没隔几日，朋友一招呼，又屁颠颠回到牌桌旁。

还有很多东西，有害的，无益的，有损的，无助的，只要接触了，我很容易上瘾。我知道，之所以这么容易上瘾，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因为深知自己很容易上瘾，所以，很多东西我从不接触，坚决不碰。越是有害的东西，似乎越容易让人上瘾。我做警察时，抓过很多小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以偷为生的专业盗贼外，很多小偷，仅仅是因为偷瘾发作了，不顺走一点东西，他的手就痒，心不能安宁，于是贼手一伸再伸。

避免自己成瘾的唯一办法，就是远离它们。

我万幸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没有成为什么明星大腕，巨贾名流。倘我成了名流大亨，在美丽面前，在利诱面前，恐不能坐怀不乱，不为所动，难以抵抗酒色财气的诱惑，就像现在的很多明星大咖一样，久浸成瘾，留下一大堆不堪的孽债，风流债，污染世风，为人所不齿。

我乃凡夫俗子，也是一个容易上瘾的人，且一旦成瘾，难戒，难除，至今还残留着很多小瘾头，好在这些小瘾，只伤自己，不殃他人。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瘾都是有害无益的，安贫乐道，小瘾怡情，又有何不可？我亦有念念不忘的小雅之瘾——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写字成瘾三十余年算一桩，爱老妻成瘾二十又四载，是另一桩。

冒雨往文化广场去的路上，我想起贾樟柯导演戴“我爱伊莎贝尔·于佩尔”徽章的照片，那是几个月前，他当奥斯卡评委，把影后一票投给于佩尔，希望获奖无数的她最终得到奥斯卡的认可。这回，贾樟柯对活于佩尔，不会变成粉丝追星吧？

到了现场，正听到主持人称“于佩尔阿姨”，引来底下观众不满的嘘声，“不是阿姨，是少女！少女！”观众大多是和我一样应邀前去采访的记者，怎么搞得跟明星偶像见面会似的？

好在，贾导没有让我失望。他自述撂下片场一两百号人赶过来，“因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女演员要和我对话，我怎么能不来呢？”他口口声声称着“于老师”，像一名做足功课的好记者，频频发问。不可避免，探讨到女演员的

生活就像个万花筒，有些事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有些事却挥之不去。1949年7月6日参加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上海入城仪式，就是一幅终生难忘的画面。

那时我已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很长时间了，一面补习文化，一面做“小先生”教贫苦儿童识字。当时的站长丁景唐、副站长陆子淳等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潜移默化影响下，解放前我就了解了许多革命知识，所以解放后我积极参与到革命的宣传和各种迎接的庆祝活动中。7月6日前两天，陆子淳老师告诉我们近日将有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可能是保密的原因，没有说具体时间），要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开始着手写标语，准备横幅和彩旗，胡棠龄老师画了“小先生欢迎解放军”的彩画。7月6

拜托，不要叫她“于阿姨”

潘真

年龄问题。40多年、演过70余个性迥异角色的于佩尔说：“年龄不是问题。所有角色最吸引我、最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她的价值、她的命运，这些才是塑造一个角色必须的。”怎样成为“真女人”？她说：“必须学会走自己的路，遵从内心，无论生活中出现什么变故，那些对女人约束的教条，一定要学会放弃。”探讨到当演员的初衷，她说：“是因为我想去别处，无论从地理上来说想更多地旅行，看这个世界；还是从自身来说，想要探索自己，探索每一位合作导演的内心世界，探索每个人对于世界不同的想法。在异国他乡拍

片时很孤独，我喜欢孤独，人在孤独中可以思考。”

坐在观众席里，我琢磨着导演哈内克对她的评价：“既可以极致地表现身心受折磨的困境，同时还保持坚定的知识分子气质，能把两者结合得这么好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对照正在进行的访谈，嗯，这太符合我对于一名优秀演员的想象了。

第二天，于佩尔在此朗诵杜拉斯的名作《情人》。一张椅子、一束追光，简约、质朴到极致的舞台上，一身素白长裙的女演员仅仅用声音，用70分钟的絮絮叨叨，

就把2000余观众带入西贡溽热季节的爱情里。她沉浸其间，最后仿佛是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惊醒，轻轻道了声“Merci(谢谢)”。那么神秘莫测，充满距离感……那么美那么酷啊。

于佩尔京、沪、穗三地的中国巡回朗诵，没有商业目的，只是因为她“突然想来中国了”，纯属个人兴趣而已。她说，朗诵的意义在于思想的传递，朗诵可以非常单纯地展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世界，“传递的是作者的思想，而不是我的。”把朗诵弄成朗诵者煽情表演的国人，作何感想？

“阿姨”也好，“少女”也罢，在我看来，这些娱乐化的称呼，其实无趣。对这样的艺术家，还是贾樟柯导演的用词最准确：老师。



边看边聊

日上午得到通知后，下午就随戴辉、张石渠老师出发，来到陕西南路现在的卢湾体育馆前，那是给我们指定的位置。此时周边已有许多夹道欢迎的人群，翘首以盼。不久天空下起大雨，人们纷纷躲向

两旁的屋檐下。傍晚时分，远处传来阵阵口号声，解放军的队伍来了，原来他们在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受陈毅、粟裕、宋时轮等首长检阅，举行入城式。

解放军官兵全副武装列队前行，或乘坐军用车缓缓前进，多辆坦克、榴弹炮车驶过来。雨仍未止，而且越下越大。看到无论是车上的还是列队前进的解放军，风吹雨打，仍然昂首阔步前进，感染了躲雨的群众，大家纷纷向前，自动形成夹道欢迎的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在解放军队伍的后面，是身着彩装的文艺队伍，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后来听说他们是曾被陈毅军长誉为“打出我军的军威”的原新四军的新旅文艺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陕北的秧歌舞和腰鼓，真是大开眼界了。倾盆大雨中，秧歌腰鼓始终未断，汗水、雨水淌在一起，彩绸上下左右飞舞；天上的雷声，地下的雨声，坦克驰过的轰鸣声，交织出震撼人心的胜利交响曲，许多市民流下激动的泪水。

队伍继续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向东到外滩，又到南京路。我们也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跟着鼓掌呼喊，目送队伍渐渐远去。待整个队伍都走完了，人们才发现自己也全身湿透了。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老师把我们带到现在的中福会少年宫大厅里休息的、一、二、三站的“小先生”和儿童剧团的小演员



活墨生趣 水墨油画 景在平

约有二百多人在这里“会师”了，大家席地而坐。我们素未谋面却格外亲切，“战友”们不约而同地拉起歌来，后来变成了大合唱，“我们的队伍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时老师不失时机地给我们宣讲革命知识，特别是关于解放军的知识。会后，老师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碗热腾腾盖浇饭，饭后又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去。到家

里已是十二点多钟了，但我仍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总是出现冒雨前进的队伍。他们是小米加步枪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是两个月前睡在马路

上不畏犯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放军，是英勇之师，文明之师。我一定要参加这个队伍！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年后这个愿望实现了，我踏上革命的征途。

在欧洲旅行购物，有一名饶舌的意大利俊男售货员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从中国香港来的团队。问他是怎样看出来的？对方笑着说：“很容易！你们衣着看起来很随意，但穿的都是名牌运动装和运动鞋。”“日本人和韩国人可不是这样打扮的，他们特别讲究，男人穿西装，女士穿裙子。”真是观察细致，说到点子上了。

我记得从前香港人是比较考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不修边幅？不要说外出旅行，即使是听音乐或者上教堂做礼拜，也没有花心思打扮。大部分都是牛仔裤，T恤，以最休闲的状态示人。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我是比较赞同要做适当打扮的。好比赴宴吃饭，假如随随便便，不修边幅，穿着牛仔和运动鞋，其实是对主人家不够尊敬，至少是对邀约不够重视。再比如，去殡仪馆向逝者告别，很多香港人也是随意乱穿，会给人一种不大礼貌的感觉。

没错，穿得考究有时候是挺麻烦的，好比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总得配一双合适的皮鞋吧，穿高跟鞋的效果会更好，而穿高跟鞋要比穿平底鞋不舒适很多很多。再说，穿一身好看的衣服，就得有个衬得起来的手袋，也需要有个适合自己的好看发型。可见，打扮得好的确是挺费功夫也挺花心思的，于是贪图方便的香港人就越来越不讲究了。

荷花更让人欢喜。每年五六月，我要去一趟杭州，在西湖边走走。断桥口有一大片荷花池，开得饱满生动。荷叶田田，雨水打在上面，水滴滚动，透出晶莹清亮的光。行人驻足拍照，站在那里遥望，小桥湖水，徐风吹拂，是为人间天堂。

前些日子，元宝正学吟李清照的《如梦令》。带他去看中山公园的大片荷塘，一池青翠，遮天盖地的绿，几朵白莲立在其间，构成一幅水墨画。回来之后，我们用橡皮泥做了荷花、荷叶和亭阁，演绎一夏的清涼。

或者，你从伞下望出去，街旁的贞女开满一树繁花，红丽的凌霄花从墙檐边垂下，大朵的广玉兰冷冷地峭立枝间。自然万物风情万种，再由天气变幻相衬，共同编织一幅美景，使得平常的日子变得不平凡。

雨后的傍晚，还会看到路边拐角处各色鲜艳的水果在小推车上售卖，深紫的杨梅，粉红的水晶樱桃，鲜红的荔枝，几片绿叶点缀，远远望去，好看呢。

于是品一杯杨梅汁，看一朵未开的花，听一场漫天的大雨。这是梅雨天，多好的梅雨天。

好看梅雨天

朱莎莎



维港浪花

难忘的入城仪式

李钧衍

七夕会

走近一看，这座名为《好客的礼貌先生》雕塑，一个绅士打扮的男士正手持礼帽，在热情、潇洒地招揽顾客。哈哈，有这么多游客整天围着他转，这家饭店必定财源滚滚通四海。

我们边走边细细地欣赏城里的老建筑，刚走到一条马路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狗仔摄影师，手举“长炮”，偷偷对着我们的方向拍摄。大家被吓得一大跳，连忙转身张望，搜寻是否会有大明星也来这里观光？奇怪的是小道上除了我们几个，并没有发现其他人。再小心翼翼趋近细看，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件雕塑。主人公倚墙角专心捕风捉影的架势，真让人误以为是记者在偷拍。

小城的雕塑好戏还远远没有结束。广场那边一家浓香飘逸的咖啡店门前，林林总总放置了四五十个舒适的座椅。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有一全身披着盔甲、手持中世纪长矛的武士为顾客站岗放哨。你瞧这座惟妙惟肖的士兵雕像，其神态似乎在说：“女士们、先生们，有我给你们保驾护航，请放心喝咖啡，多喝几杯吧！”

我记得法国美学大师亚塞佩特朗曾留下一段名言：“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无异于一片荒漠；一座没有雕塑的城市，便是一个缺失精神内核的荒园。”布拉迪斯拉发无处不在的众多趣味雕塑，给这座宁静、素朴的古城，增添了数不尽的乐趣、美感与历代风尚！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与布拉格、布达佩斯等东欧之都的风格截然不同，显得格外高洁、简约、朴实、秀美。当地市民最引以为傲的是，经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如今市内的街头巷尾，上百座大小不一的雕塑，不仅点缀了一座城市，更影响甚至改变了城市的精神面貌。

那天一早起在老城采风，不经意间一座突破传统概念的另一类雕塑闯入眼帘。马路路面的井口盖板打开之处，悄悄钻出一个身着工作服的“下水道维修工”，此刻他正趴在井口休息。脏兮兮两手还带着下水道泥浆的形象十分逼真。而他嘴边所露出的一抹憨厚的笑容，正为刚刚所完成的工作而倍感高兴。这座1997年推出的作品，名曰《我正在工作》，亦或称为《工作中的男人》，是布拉迪斯拉发最著名的标志性雕塑，也被全球艺术大师评为世界25座最具创意的雕塑之一。

走到老城广场，突然发现法国大使馆门前，一尊弯腰挽臂、趴在一张长椅后面的拿破仑塑像“平易近人”。他个子矮小，幽默的模样似欲与坐在长椅上的游客近距离聊天或合影。据说1805年圣诞节当日，拿破仑就是在布拉迪斯拉发与奥地利签署了《普雷斯堡和平条约》。和平是民心所向。雕塑家特意在此设立这座雕像，寓意可谓深远。

老城里临街房屋都是商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远远望去，一家饭店前面，一座银白色的雕塑被里三层、外三层

旅游

